



扫一扫，加入今日女报
公益 QQ 群



公益



湖南女子为 2600 名深山独居老人送去“子女”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供图：受访者

“妹妹你诺诺睡睡，阿爹去赶街街，买给你小花糖糖……”6月16日，父亲节，看着手机里阿朝兴老人弹起三弦唱着歌谣的视频，46岁的长沙女子钟铁华泪眼婆娑。

作为“关怀深山独居老人”公益项目的负责人，从2016年起，钟铁华和她的团队来到云南省施甸县，在当地村民中培养陪伴人员，为留守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。在陪伴人员的关怀下，原本孤僻的阿朝兴老人变得越来越快乐开朗，还经常拿出笙和三弦为大家唱歌。

如今，在钟铁华团队的帮助下，已有2600多名像阿朝兴一样的老人，虽然独居深山，却拥有了专属“子女”的陪伴。



钟铁华（右）为深山独居老人带去了更多欢乐和希望。

1 睡在火塘边的老人

尽管有心理准备，但第一次来到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布朗族老人阿朝兴家里时，钟铁华还是被老人家里的环境“吓着了”。

三进间的平房外面，堆满了杂乱无章的柴火和杂物，窗户已经透不出一丝光亮，从勉强能容纳一个人侧身而入的门进到堂屋中，是一个常年不熄的火塘——阿朝兴就蜷缩在火塘旁边席地而睡。

和钟铁华一起来阿朝兴家走访的，还有哈寨村陪伴人员杨丽梅和阿庆月。除了走访之外，钟铁华更重要的任务是为两名陪伴人员做示范和培训——如何打破壁垒和老人们沟通。

“笑是最好的语言。”6月16日，钟铁华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从微笑和家长里短的聊天开始，等到老人慢慢放下戒心后，可以试着帮老人剪剪指甲，捏捏肩膀，“你如何对待你的父母，就怎么对老人。”

在钟铁华的指导下，杨丽梅和阿庆月开始为阿朝兴老人提供服务。点点滴滴、涓涓细流地做些琐事，日积月累地去探望和聊天，老人渐渐话多了起来。

和老人同宗同族的阿庆月，每次都很亲切地喊阿朝兴“老外公”。阿朝兴有白内障，眼睛看不见，阿庆月生怕老人摔到火塘里烧伤。“我说你不要自己摸黑，晚上我来扶你

去睡，你要等我。”阿庆月说，老人一般晚上10点睡觉，他和杨丽梅每天轮流去扶他躺下了，才回家睡觉。时间一长，阿朝兴开始每天都等着阿庆月的这个“晚安”。

钟铁华告诉记者，阿朝兴最喜欢有人听他吹笙和弹三弦，在音乐里，老人瞬间变得年轻欢快起来。只要有时间，阿庆月都会来陪老人弹琴唱歌。

精准扶贫政策让阿朝兴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乡政府带着老人去县医院做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。手术后，阿朝兴重见光明。政府还帮阿朝兴申请了危房改造补贴，拆掉旧房子，建起新房给老人住。

2 最大的问题还是孤独

“像阿朝兴这样的老人，有很多。”钟铁华至今记得3年前，大家坐着越野车，在秦岭山中和云贵高原上翻越，寻找走访独居老人时的一幕幕情形。

74岁的贺养信每顿要吃三大碗面条，他说，只有吃饱了，才能活着。贺养信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扎扫帚卖钱，他要爬到海拔2000多米陡峭的秦岭山腰割箭竹，再背着重达百斤的箭竹步行回家，往返20多公里。这些扫帚卖给城里的环卫工人，每把卖18元。

71岁的李银狗是一位孤寡老人，家里没有电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，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陪他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。“我这在民国的时候就没人，已经习惯了。”

在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瑶山乡八角村，因为太过孤独，杨有祥老人每天只能跟他喂养的两头猪聊天。老人独自一人生活的时间太长，项目组工作人员一行来到他家门口时，老人马上起身，用



陪伴人员帮老人理发。

渴望的眼神看着大家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。

钟铁华说，这些老人，让她联想到自己家中年迈的父母，“父亲38岁才生了我，我刚进入中年，爸爸就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。父亲特别疼我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夏天，他出差时用身上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条白色公主裙，蕾丝花边、水晶钉珠、蓬蓬裙摆。我特别喜欢，那条裙子硬是被我从

长裙穿成了超短裙”。

“老人们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方便，理发店隔老远，头发经常好几个月才剃一次；发了低保、养老金不会到银行取钱；不懂如何办理社保……这些都是乡村独居老人的现实问题。”钟铁华说，在调查走访中，发现这些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，还是孤独。

“‘关怀深山独居老人’这个项目的定位很明确，就是为精准扶贫工作添砖加瓦，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。通过在各村寻找优秀陪伴人员，根据老人们的需求，以陪留守老人聊天、帮老人做家务、慰问等方式，对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照料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慰，让他们找到亲情、融入社会。”钟铁华说，这个项目的诞生，源自长江商学院EMBA26期5班的71位学生和班主任老师联合发起的“上海市市长益公益基金会”，经过大家商议，公益基金项目聚焦在山区留守老人身上。

3 发展本村人担任陪伴人员

经过大量实地的调研和走访，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2017年，钟铁华和“关怀深山独居老人”项目团队把云南省施甸县作为项目示范县。

坚持让本村人担任陪伴人员，是钟铁华在秦岭山区尝试出的经验——相较于外来的志愿者和社工，本地人更了解当地情况，与老人沟通也更容易，成本也相对更低。

此外，陪伴人员的选定还有其他的条件。

首先，要会骑摩托车。施甸县75%是山区，作为一名陪伴人员，要陪伴30户老人。其次，还要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，同时三年内没有外出务工计划。

钟铁华告诉记者，他们倾向于挑选性格开朗、沟通能力较强且务实的人来担任陪伴人员。

按照项目要求，陪伴人员每个月需要完成陪伴30户老人，每户陪伴两次的“规

定动作”，然后，再根据老人的需求，上门陪伴的“自选动作”。

帮忙干农活、捡漏修整房屋、缝补衣服、帮老人取低保、开车送老人去赶集、为老人看病请医生，组织老人一起过节……这些看似简单的事，对每一位独居、留守老人而言，却是晚年心灵的慰藉。

“哪怕有时候只是陪老人聊聊天，也是一种情感的温暖。”钟铁华说，老人由最初的不爱理人变成一个个“话篓子”，会告诉陪伴人员自己家的猪病了、跟老伴拌嘴了，自家种的蔬菜也会给陪伴人员留一把……

在施甸县民政局局长段玉元看来，山区山高路远，很多老人不愿改变生活习惯搬进政府修建的养老院或养老服务中心，个性化的公益项目是民政和扶贫工作的有益补充，带给老人更有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爱。



陪伴人员帮老人一起干农活。

4 15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

老人们偶尔也会提出一些“小要求”。

施甸县摆榔彝族布朗族乡大中村村民李立平是一名陪护人员，同村的72岁孤寡老人李正相，是李立平花费时间最多的。

李正相老人是“五保户”，没有妻儿，15年前一场意外导致长期偏瘫在床。年迈的母亲和哥哥去世后，他成了独居老人，生活主要靠侄子和邻居照顾。

最开始去陪伴李正相时，老人对李立平并不信任，“最开始还赶我，说‘你莫来’，我也不在意，还是天天去。”李立平说，一来二去，老人慢慢对自己熟悉了起来，也开始习惯这个“干儿子”的陪伴。

有一天，老人悄悄对李立平说：“我想洗个澡。”看着老人害羞的表情，李立平一

问之下才知道，老人已经15年没洗过热水澡了。

李立平和村里的志愿者一起上门，为老人理发、烧洗澡水，还特地去山里采了驱寒除湿的中草药。在李立平的帮助下，老人终于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。

(下转 11 版)



李立平抱李正相去洗澡。